



頭書

莊子

四
卷
張
卷
首
卷
末

13
2583
4



0113
2583
10-4



文獻印調之

天正九年三月二日
磯貝靜外氏贈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四

庸齋林希逸

外篇法篋第十

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攝緘膝固肩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
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
肩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古同鑄韻會
○莊子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肩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隣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未幾
之所刺七省反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
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卿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齊之陳桓自田敬
仲至威王九十二世一旦殺齊君而
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
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

田成子齊大夫陳桓自田敬
仲至威王九十二世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
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見此篇便
看此篇便
之雄處雜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法開也
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
六字非文乎緘滕繩結也攝纏繞也腐管
鑰也鑰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
盜至則佛擊而去矣田氏竊齊以私量代
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
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嘗試論之世
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史記列三十九叔孫通傳云
四方輻湊安敢有反若此特
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
齒牙之間
鑰月令謹管鑰

管子卷四

文粹剖剖心也莫弘周靈王
賢臣劉臆曰肥伍貴諫夫差
不從賜之扁鵲以死爛之江
東

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割**長弘**臆**子胥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
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
義也知可不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

左氏曰長也蓋寒虞淵之謂也言也路
及之上也蓋宣王朝諸侯曰魯恭公後至
周之亂也長放諸侯也
禮身動在自室也
文禮也及者其意也
通人待而還也
王常故也
楚以魯魯也
國耶郭也

左傳傳五年傳晉侯復假道
於虞以伐魏官之奇諫曰魏
真之表也魏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勝不謂也
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魏之謂也
歸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

不行天下之善人必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也必而害天下也必也
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
跡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
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
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
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
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必而害天下多處
亦是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耶鞅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而
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今送酒以告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與兵伐魯魯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與邯鄲淮南子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與邯鄲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敵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
則是重利盜跖也楚九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撥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于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于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拍擊聖人縱奇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皆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自山附

右林和尚行實云一日橫川拱顧師曰僧問雲門不起二

於地則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後出也聖人後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而邯鄲聞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為之斗斛以量之

則卦象曰山性於地利上以厚下安宅

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聖人天子諸侯也

聖人天子諸侯也

以下抑高上者，中弱強者，天道抑高而興，上下有餘，神不足。

文粹云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手解權衡符璽仁義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謂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亦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故還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手解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路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

唯身之用不可強於人

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為大盜者人

○啟曰老子第三十三章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絕聖 老子第十八章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不足故令有所屬

皆欲逐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謂誰不見故曰擲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手解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手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擲玉毀珠焚符破璽剖

東坡第廿八生識字息心息始姓左祖
記可

老子第三十章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
難得之化貝佳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

二 無堯時巧人

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也
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
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
以部手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
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貴則民不為盜之意
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思始
豈欲天下人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
全不識字耶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
絕鈞繩而棄規矩擢工倮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

玄同二字出老子言同玄德也

鉗楊墨之口擗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
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
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倮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
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長短之幾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
焚棄之也

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
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

老子第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正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也

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會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一言獲除而棄擲之使不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會史楊墨與師曠工侑離朱并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煇亂者言重必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下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妙處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

五燈會元古佛應世歷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切有千如來緊于釋迦但紀

七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毘婆尸佛九百九十九尊尸棄佛一千尊毘舍淨佛是在賢劫第一尊拘留孫佛第二拘那含牟尼佛第三迦葉佛第四釋迦牟尼佛楞嚴經註云儒曰世佛曰知道曰鹿曰野曰至極引註法華化城喻品通鑑宋書詩量品注前漢列傳六十五閩粵上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勾踐之後也姓驪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易屯卦彖曰天造草昧誥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

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猶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但如吾閩自無諸以來五鼎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襄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壙無大小皆雕人物竜虎不勝精巧此其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鉤斧擊之聲鏗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風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

取記載之義 俗作 佛是在賢劫第一尊拘留孫佛第二拘那含牟尼佛第三迦葉佛第四釋迦牟尼佛楞嚴經註云儒曰世佛曰知道曰鹿曰野曰至極引註法華化城喻品通鑑宋書詩量品注前漢列傳六十五閩粵上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勾踐之後也姓驪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易屯卦彖曰天造草昧誥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

也
韋編海盛貌

亂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當是時也
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也
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
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
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
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
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好智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

文選序
所謂堅柱在議稷下
○七韻音
漢形法志云明三音糧

史記列傳十四驪術與齊之
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
淵接了騶奭之徒各著書言
治亂之事以于世主索隱曰
稷齊之一城門也或云稷山名
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也○稷推掠也
置筒大斡什器羨果取魚

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其食而下又是山無
騾隧處抽繹出來其
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子孟子荀
子推而上之孔丘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
有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
有此論好智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智
而無道
夫弓弩畢七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鉗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
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
智詐漸毒頡頏消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
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

莊子卷四

漢書風傳五十七楊雄傳不
雍槍曩以為儲登註蘇林曰
木擁樞其外又以竹槍曩為
外儲也果度曰儲登猶言有
餘也師古曰儲待也亦須也
以木擁槍入曩繩連結以為
儲登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
樂韻會點也韻飛而上也
備章也塞也角按也競也爭
也果若若也人謂其難也
李商隱詩思息猶疑畏
長為信音韻胡結胡結
謹

智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許也
創格猶漢書曰儲登也猶今之不柵也
捕兔鹿者亦有之置罟亦網也智詐以智
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頓桀
頓也滑泚亂也解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
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
事與辯者并言之亦是以前史與手解推
衡并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也而注
於大亂皆好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
智之罪也

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
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知與智同
務外未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
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

樂式灼切音鑠銷金也

音與也同說文諄音曉之
韻會諄字諄朱倫
至也諄諄諄諄諄諄諄諄
悅文諄諄諄諄諄諄諄諄

敬 頤會變白殺克用切一日素也
廣自反甲也增白或作殺又古項切佳音
堅同也口聾 葉白謨字諄目殺切

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裁其所非言
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也亦非
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樂山川之精中隳
四時之施喘奘之虫肖翹之物莫不失其
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
釋夫恬惓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
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無暑
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智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多而結之

愚謹也

嘒口無節也

右宥字... 天下... 嘒... 結雖異同上機軸也

也喘更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 嘒... 三代以下便是如此... 結雖異同上機軸也

外篇在宥第十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清淨無欲性

瘳瘳之憂也病也

詩人王質第二九八句之詩以一二句為破題

為外物所移

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活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瘳瘳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

卷四

○執事之美功音至凡息之口男獸
之極者皆曰執事

○句之同詞詢增韻宜庚之聲
亦作句漢高祖天下句數歲
師古註宜擾之意

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
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偷便無
輕重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
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
不自得冲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卓執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
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宜擾之意

以儆相與

句宜擾之貌誰議聲首子君
子不為小人句而易其行

漢高祖天下句數歲

○感為祥
中每我之謂也乃至有一則所感无不通
往未懼懂意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
所及者在感而動所不及且不能感
是其明

來明從爾思本義曰九四乃
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
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
悔之若備備往來不能正固
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
之不得能及遠矣

句句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

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
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
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
為妄動也備備往來明從尔思是思慮不
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
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詩議論相詰其也卓
孤立也驚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
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
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
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
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
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

譏賢者乃與為愚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
 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爲相與則豈能安
 其性情自然之理哉而曰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
 邪是活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
 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
 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智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鑿卷僨囊而亂天下也

多事也

張冠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髮濡墨而書
 既醒自謂草聖
 又吾午仲將謂之草聖

而天下乃始尊之謂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舞之若若是何哉爲明而
 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
 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
 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
 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
 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痲病也業乃自勞病
 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
 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也近似能
 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
 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
 自分別不可與語子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

杜飲中八仙歌張旭三筆草聖

前漢賈山傳涉獵書記師古曰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

唐書張鏡視經史猶漁獵易略例敘漁獵贊典

鄭重五車句瑞應勳也

詩卷且篇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始酌彼金盞維以不永懷

書微子篇云我用沉酗于酒用亂厥厥德了下註曰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

忘任言之也

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而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在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而則八者能為害矣變卷局事之貌倉囊多事之貌豈能過也而法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儷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此果何為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始酌彼金盞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沉酗于酒微子故君子不得已而臨

莊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

不得已 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

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

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

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

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自然之意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

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

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

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反當子

網瑣味禮記曰節骸之束解其五臟便是

不束矣擢抽也盡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

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

論語子曰龜六神禹之稱

禮道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

膚之會節骸之束也

谷外集十四維摩維默語如
雷不慮言論云古人道
還語其聲如雷時維摩手結
訣語無語

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
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
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
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
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
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
爲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
諸子炊累即是時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
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
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
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
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
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
物之炊鬼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

○綽約史相傳便嫗綽約

西子告予上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規
惟心之謂歟
場育槽地低下也又墮也
優韻會寒惠輕薄小才嫗麗
貌

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
囚殺綽約柔乎剛彊廉潔影琢其熱焦火
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
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憤驕而
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
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頑強得志
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人心趨
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囚殺乃自累自苦之
意綽約優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
以項羽而泣滄於虞美人是也廉潔圭角

不自引也崔曰韜者也英曰韜也又度也

不得志時氣揚不止

漢書項籍傳云帥諸侯兵圍之數重日夜圍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籍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生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適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今雖不逝今可奈何復兮之奈何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淚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太學省髮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志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彫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稟稟猶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躁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奔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無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懸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懸係於天價與憤同憤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價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橫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擣筆亦未易能也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

辨題流共土于幽州放驩悅于崇山竄三苗于王危施解于荆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三 蜀志劉備于劉表生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解肉皆存今不復騎解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未建是

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悅於崇山投三苗於王危流共土於幽州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路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脛無毛以養

以悲結

史秦本起長鑿龍門通大夏
決河學水放之海身自持策
而無名

漢書項籍傳鉅擾棘於師古
曰擾摩田器也棘戟也棘與
種同種謂矛鉞之把也

天地為目夫趣舍聲色以柴
其皮法以其趣舍形諸言詭
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胸次
為之傾礙故曰趣舍聲色以
柴其內

天下篇其辭雖參差而說詭
可謂參差或彼或此或抑
或揚不可定也說詭滑稽詭
譎也此亦向自說破其著書
之意蓋謂其言雖雜然而自可玩味

○杖塞也又周禮夕祝招梗禱禱之事註曰杖御示未至也

莊子卷四

勞其足也音勤與謹同言板也音籍傳
錡褻棘於此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
內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
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
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
罪而天下咸服本第事也而莊子與作堯
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說詭可觀見天下
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然施延也三王既
如此所以以下而小人則為祭師之行上而
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
自喜於我而怨於人自以為智而以為人
為愚自以為善而以為人為否自以為信而
以為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
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
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

儀義被洗既風草皆披靡

憂慄慄死之慄字異本作慄

文粹云枳圓鑿方皆所以與
桎梏者

○釘齋語惡金以鑄行註行形似斧而少式作釘也子釘錐制焉

此都狼籍了末竭者於是乎釘錐制焉

墨殺焉椎鑿決為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搜

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慄死者相枕

也枳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

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

為枳揚接楫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嚙矢者令之響聲而行却者之先聲也

真云嚙矢之鳴者嚙天呼也

釀會籍籍語聲前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

籍籍前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

揆曰海推也背負也極難通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跡嚙矢也故曰絕聖

棄智而天下大治此其言其不勝天下逐至於用刑斷鋸繩墨推

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

帝始也賢者隱道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

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

離政讓賢乎桎梏之間離政支離翹跋也

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見也意

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兩其矣字意却不可

同皆是奇筆處桎梏械也相推言行者相

揆揆也桎梏械因聖智而有桎梏鑿械

因仁義而有桀跡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

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跡之嚙矢也桎梏

今柳中橫木亦桎也嚙矢今之響聲前也黃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

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然而治天

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黃

黃曰年出也之響聲而行却者之先聲也

真云嚙矢之鳴者嚙天呼也

釀會籍籍語聲前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

籍籍前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

揆曰海推也背負也極難通也

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跡之嚙矢也桎梏

今柳中橫木亦桎也嚙矢今之響聲前也黃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燦然音義驚而起也

文粹云雲不族散言澤火也

前漢天文志日月薄食子虛康
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曰赤
黃為薄

顛會或云不交而食曰薄章
聖月氣在迫之為薄虧毀曰食

公作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
者作十又奚足以語至道取天地之精以
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
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
相庭各當其職曰官物之大然者曰實即
麻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
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
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
汝也指黃帝而言也煥聚也雲不族而有
爾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
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
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左傳順晉穆公之下風

蹶然音義驚而起也

子南首而問曰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
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神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
汝精乃可以長生自無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不以月治天下而日治身故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孔德之容
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
唯惚今恍惚今其中有象恍
今惚今其中有物窈窕今冥
今且中有精且精且

老子載火言白章第十云專氣
致柔能嬰兒人知其雄章
第五八章去常德不離復歸
嬰兒

以為善問窈窕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
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
也神存於心目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
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
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
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亦為此說也無
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
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慎汝內
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開汝外多智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應物處事

繫辭第五章一陰一陽謂之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動其心也開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
也纔多智則為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
故曰多智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
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
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
謂道亦是此等說語但其說涵蘊莊子要
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
從也猶繼也入窈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
也官職職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
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
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
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

易泰卦柔曰內陽而外陰內
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健下繫統第十章

○夫健天下至道也恒行
恒易以知天地之道也
也德行恒簡以知道

○結與緝同音序本作緝今
誤作緝

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
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
也感而應之者也天
地即吾身之健順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
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
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

○論子

○若音蒙目不明也道用夢
別作勝字增益非

○見前

論語了字為祖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天下篇內聖外王之道闢然
而不明註內聖外王也外王用
也

為常當我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
獨存乎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
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前有涯而
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麓言之則打
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
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
也予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
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
此皇主字如聖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
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
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
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
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俄頃但見地下而已
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

○迎我而未測也

○去背我

○天地之外

丹篇知北遊云其所羨者為
神奇其所惡者為真腐之
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真
腐故曰通天下氣耳註以
生為神奇而羨之以死為真
腐而惡之

○言即約切為象其形為酌
○言即支我切音至

○呼休居切音居歡也又疑怪
○言帝曰吁驚也言可干又音約

○言帝曰吁驚也言可干又音約

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游者離
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
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為長久故曰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泯與真同昏暗
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
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
者泯乎遠我者昏乎人盡死
者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爵
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
人耶叟何為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
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

此又見軒轅十五卷于山天大
淵地曰八極遊江匪來只見
雲中財殿不遊游問曰真長
游而厚十日餘既至麻林想
游雲未對干游雲宗自
真也
遊干文一十餘圖遊南日出
十餘圖游來欲遊中遊
干未未遊游干具問即
則此游干井來長龍景即
游南于云日出遊圖遊干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
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
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
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

游南于云日出遊圖遊干

淮南子云日出於腸谷落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註即日出處也

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貌也地也推脾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倘然自失之貌贄然屹立之貌也指鴻蒙也趙州見報子買油而歸州云久聞報子今見買油翁報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對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較而對曰遊仰視月呼盡得自妙遊

途也相遇乃進而問曰莫是報子山主藤師曰茶塩錢乞一文州無語先到庵中坐師携油瓶歸則曰久嚮報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亦不識報子如何是報子師曰油油又見傳燈十五報子以大同禪師傳

華堂
昔年
華堂
昔年

猖狂
不拍也
輒或作
夫容也

伏羲八卦乾午中坤子中離卯申坎酉中其說皆出於邵氏邵氏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儼穆儼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圓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

群生之間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耶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會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耶浮遊周遊也猶在輒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輒掌紛油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油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而已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有介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亦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昆蟲有心以治入始亦猶前凡罪在擗人心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

六甲
天式主順國命其德
九酒九
中其
入其

○萬物云：老子下六章曰致
其根曰靜曰復命
安定

唯其形而已立

從他不得而

蒙曰噫毒哉仙仙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
而物自化墮尔形體吐尔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
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
無關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
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

○莫末各切定也詩小雅秩天歆聖人無之

起辭而行之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
昔哉若哉是也仙仙乎急去之貌言汝已
自生自若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
雜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語心養者
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自養心而曰
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
為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怠自生
自化之意也釋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
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
忘則與滓溟大同矣滓溟無形無朕未有
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
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
精曰解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
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
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

識

老子經七十章夫惟無知是
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則我貴
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韓文十六卷李觀書此書觀
氣妙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
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
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
者亦有年然後活乎其沛然
矣
攬說文據持也
○足以為道

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於乎衆人之上
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
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
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
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知衆人之技多
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
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
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
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
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
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
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
言也。此意分明是譏。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當時歷聘遊說之士。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進意 老子三十七章曰道
常無名也而各不爲。○又四大
者曰道爲學曰道爲道曰道
之之又損以至於五爲道不
爲矣

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
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不物者無爲而爲。自就而然也。無爲則無
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
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
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
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
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

與物之意也
深三樂篇之二半篇

有心 意有迹非然之物

至法而心
無任任

案云頌論之二字誠舞勸誘與起之意也

乎無方擊於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

無旁與自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

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必有響自然而然也

獨當天下之大也

貌適往也

雖此世而不知於世間者

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

會元三居士龐蘊傳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日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者如影響言正託于公騰而化

出入而遊中其間日月如是而不見其所

終矣知其所以故日月無始以形軀而

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

吾身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

不得而自私自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

為者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

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

五見其無其具肯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

皆在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羸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

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

○繫辭上陽不測之謂感而
之神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惑天不
尤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也

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
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也
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
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
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
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但思
也以道為貴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
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
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
曰隱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
粗也法豈能盡遺哉故曰龐而不可不陳
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

○繫辭上易無思
也元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

孟子盡心下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
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
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
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
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
人之為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
世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也於自
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密執一而
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一不可知
之謂神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
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
知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
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特薄於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欲求
人有閱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芒一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
往視之苗則稿矣

自然之理

義而不精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
際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
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
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
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而在於人
之則雖為之而不密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
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
累積以為高則是密心不自然矣累音壘
不諱者無計慮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
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通
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月集

孟子公孫丑上是集義所生
者註集義猶言積善也

禮弓下有直情而徑行之者
戎狄之道也註直情已情徑
率行之

軍

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
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
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
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
於事而不諱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
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
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翰
轉從上數包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
日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
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
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
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
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
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
必知自然之理則不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
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

孟子卷四

論

他

道心書在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
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
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何謂道有天道
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
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
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此兩行最妙最
親功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
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
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
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王者天
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
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

作君臣說誤矣郭象註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云云

東方朔傳通其條貫考其文理揚雄賦同條而其貫

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
齊物論曰其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
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人抵真無為
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
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
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
闢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是活潑潑
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
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察者表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
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語讀方可自賤
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
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
未嘗識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
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更有二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

設系時年五十五陰陽之謂道

禮記卷四

禮記卷四

禮記卷四

禮記卷四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

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

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

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

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

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

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

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

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

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

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

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

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

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

有左則有右隨箇相應皆出自自然故曰以

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

甚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

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

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

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

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備者

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

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

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一爲一之意義合

孟子離婁下篇以善養人然後能服

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欲學道先放下知覺心

紀釋名紀記也紀識也識識也

剝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克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靜乎其專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孟子卷四

論語子罕篇云子

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謂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性志之謂完十者大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兼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兼乎其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為萬物述也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樂

天下之天下故我與世共

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

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

生同狀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

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使勝辱字

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

分人亡身人得法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

以為尊顯黃屋非美心之意也胸中之明

顯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

也聚萬物而歸之理故曰一府死生亦

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夫子曰夫道淵乎

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

家語二好生篇楚恭王出遊
丘鳥鳴之弓左右請求之王
目止楚王失弓楛人得之又
何求之孔子聞曰惜乎其不
天也不日人遺弓人得之而
已何必施也
選二十范蔚宗樂遊應詔詩
山梁斂孔性黃屋非美心註
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

石川山

其命有禍福

且自化惡

向日黃屋天子車也

非天不成楊子法言曰天不因人不因人不天不福禍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溲乎其清不混也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考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屬語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人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

受天地之氣存以究初生之理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自然之理

氣象其天

首萬物

易履初九素履往無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正義曰獨行願者釋素履之往人尚華已備質素則何咎也

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智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取之採猶風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

莊子卷四

三十一

万国咸寧，註聖人在上高出於萬物，猶乾道變化也。
易曰：文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兼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老子經二十一章云：惟恍惟惚，惚兮恍，恍兮惚，其中有象，注惟恍惟惚，言道之不可見也。
視詳相篇

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杳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實冥無形，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像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神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

異本使象罔下有索之二字，是也。真從異本也。

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聘時出而思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定，言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五足。今日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簡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諂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圓覺經云何尤能以有思惟
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
螢火燒須弥山終不能着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
聰明不在於言盡即

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
火燒須弥山却粧出一段荒謬如此玄珠
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舉說言辯也象
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
必無心而後得之此
等譬喻也傳奇絕

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籍主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坡乎天下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給數以敏其性

傑出

恰人由中 應理明 謹持心

不為家財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

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

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智而火馳

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駭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

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治亂之率也此

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而愈奇若此一段

○結音該博雅經 結束也引至

早音人以此為臣之道

矣極於人

書君東篇設禮既配天多歷年所

書益稷篇元首叢勝或股朕情或萬事隨盡注叢勝煩碎也

謂外篇粗於內篇可辨配天猶書云設禮也殆亦危也聰明叡智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備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勝之意也物絃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眾宜為物所相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

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為事物所變動也恒常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用七箇方自台今以來刑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脚四字下得亦奇眾父者出於眾人之父而可以為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眾父之父則高又高矣眾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禮也南面之賊也

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楞嚴經第二佛告波斯匿王
我今示汝不生滅性汝三歲
見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
何王言至于今年六十二亦
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自
面皺其面必定皺于童年觀
河之見有童童否王言否
也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
性未嘗皺皺者為變不皺者
非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
生滅王聞是言歡喜踊躍
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與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子路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
路問云止子路宿云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史記屈原傳評林首書光緒曰伊川謫居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
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遠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日去不可追羅景倫
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達是平時做工夫舍則歸事自然如此

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封人去之堯隨之
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之答但曰退已猶言
你去休接與趨而辟荷蓑丈人至則行又
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
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

昔行錄伊川先生傳曰躬沿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
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在誠敬耳老父曰心在誠敬固善然
不如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
予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
事也俛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
時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
不暇與汝言忠廢吾耕事也俛俛低首而
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予賞罰而民不仁
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
之意却借堯舜
禹之名以言之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

不賦無功未去其德之遺法又野去不...

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
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
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太順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有者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有便
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有者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有便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本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

輕信此

口有物則詩云民篇天生民之義也

左傳十三成公十三年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聚狀者此
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
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
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
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
此句便是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
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
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
却如此說實他畫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
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
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禮
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
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
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
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形矣所以道此書
字義當作一眼看性脩反德者言脩此性

韓文卷二十送浮屠文暢師序如吾徒者宜當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
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所瀆
生焉之也

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
紛多端我能分辨之若懸於天字之間謂
能曉然擲而示人也離分折也胥易技係
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而成其
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據而來也前
且執此此目執理釐字誤也亦不能謂所
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
有趾言人之項踵同也無心無耳其無
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而於形而
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
而皆存也此一向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
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
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而然者人皆
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
不知其所以為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
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蕃亦

口於形

較系辭三章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

唯

有所見之也但今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
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則
我無密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
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
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且入於非人也
上者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
矣性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
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
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
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
莊子將聞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
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
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釋局局然大笑貌

莊子卷四

四十一

顯音及口觀曰觀與逆切與
不聲恐懼顛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韜季徹局局然笑
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
自為處危其觀莫多物將往投迹者眾將
聞勉靦靦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
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薦陳也請
也按此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
也輔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
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且怒
而飛自草木怒生此言怒賢莊子喜下

道遙游篇 外物篇

支言言言言言
支言言言言言

不依他恆見

聖人欲

簡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
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
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眾矣多物人物之
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眾則
自累矣靦靦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
曰汙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
自其言其
略也
季徹曰太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
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
然者豈兄堯舜之教良溟滓然窮之哉欲
同乎德而心居矣插蕩者轉移也賊心有
為之心也獨志獨得之

莊子卷四

四十一

陸方集云種蔬菜曰圃畦圃
之有界限者
又粹言摘取丸散

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辨其習
修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
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
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况堯舜
之教而翁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
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湏湏有低
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
此則豈肯足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
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子貢南遊
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也矣也
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揜揜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翼云師謂老子

翼云備越說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宋為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

文粹陸地道也

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體而度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也言取山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括樞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神自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龍主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

點聰明也

論語憲問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可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又云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擊擊

當子細體認子奚為者論論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子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此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點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無幾不然而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高聖人之言無之即無落也子貢卑陳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予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

此下凡之門諸曰直心使事
之門曰矣自謂曰自謂曰
之門曰矣自謂曰自謂曰

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
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汜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
忘夫人之心卑賤惡之貌頊頊自失之
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則為則為也
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令其
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
所行亦與人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
不知所求獨在不知其所往也故曰託生與
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

莊子
儻然不受白會
○儻然他子切不動意引

汜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
心言此人心止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
忘字與上同無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
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我滄世波之儻者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
不以毀譽為損益譽且不顧而况毀乎
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
日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
定反於譽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
也

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
 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杜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
 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假大也假
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
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
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
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杜體性全
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
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手驚異也
 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
 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自之民乎
 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
 宜出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遺失才能者畢見其情事而行其
 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自然化手撓顧指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大壑大海也
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遊於大壑者言
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不失其宜

待後
詩云
孔安國

看益稷篇惟動不應後志傳
云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
應之順命以待帝志

疏云夫嬰兒失母心相執而
無所依行李迷途儻然而無
所據用此二事况德人也

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按舉而不失其能
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其事事可舉之
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舉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
人而為也天非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已非
為人也不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
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愆後志是也
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
如此意謂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
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悟超又乎若嬰兒之
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

其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
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
生以前本來面目明大悟
張扁海失志也
招張失意也

出頭天外乘平月之光
特許出頭天外乘平月之光
又出頭天外乘平月之光

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客行行動靜也動靜無
所密心故曰若無思
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
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憫
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其母行失道皆言
其無意入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
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願聞神人曰上神
人比之聖治高神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
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
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神
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大地之外日月
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

孟子滕文公篇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出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孝子不諛其

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不諛不諛能諫其君不諛不諛能諫其君

順君親則不是順俗則不是也故俗則

我

孟子卷四

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諫誦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者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灑灑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世間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絳色

正儒者衣冠

論語

師所以是弟子亦非之所其非亦非

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諱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諱眾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其言辭也眾人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未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絳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諷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風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諱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

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

也非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
 故已與人異遂有北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
 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

又釋靈樞

嗑口合也胡命切音合一音

言勝也以二年鐘感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
 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終身不解不靈
 也祈嚮趨嚮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
 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
 雖獨有所趨嚮何_以回一世哉此子字莊
 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
 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
 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此世俗言
 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
 坐不肯行也二年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

也所適不得即前言筌不至也傳寫之誤
以垂為起以踵為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蓋
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
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
釋之舍去也亦推不必推說也此近也
之不言則不近於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類也此是
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口是自知其
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
不知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
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
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

三才圖會鐵會周禮飾以牛
於尊腹之上漆赤中口圓徑
一尺二十底徑八寸上下空
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十扁海
犧酒尊名

老子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臭擅薰香腥腐也

文粹俊音俊
翼俊十公反

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
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
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自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
困悛中類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日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

歸田錄

歸田錄梅聖俞詩名二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初受勅修唐書語妻曰吾之修書可謂明孫入希袋妻曰吾之在官何異鮑魚上蔡樂郭景伯以

樞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誣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屢指繩縛其手而猶侈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四

士民歸焉... 歸田錄... 樞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誣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屢指繩縛其手而猶侈言胡孫入布袋也

